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回 求師母軟語溫存

詩曰：昔年一自侯門別，今日深藏相府尊。人事因時隨處改，轉求善為我言因。

啊，是呀！就叫媳婦去求見便了。

東平千歲應連聲，回向旁邊郡主雲：今日不須前去了，明朝十一是良辰。早時猶怕師臨閣，進膳過時再起身。務必要求夫子見，謝愆已畢始回門。如其鄙相未曾返，你竟是，坐到黃昏守候臨。當了面時伸我意，卿須宛轉致表情。若能修好師生義，也見夫人才智深。忠孝王爺言著笑，劉郡主，口中答應意沉吟。

啊，好笑！這個朝更暮改的性兒，前幾日受了別人的氣，倒是奴害了他的一般模樣。

日在房間罵我兄，聲聲賊子與奸雄。見奴越發生嗔怒，一步無臨金雀宮。有事相求方轉臉，今朝向我作歡容。若然辦得成全了，又將那，燕玉拋於陌路中。

咳！左右是舉目無親，只好由他擺佈。

節孝夫人暗暗嗟，於時應允往梁家。東平千歲心中悅，立刻春風動臉霞。是晚不提談次日，又早見，曙光分影上窗紗。

話說劉郡主，次日起來梳洗。忠孝王一面吩咐明白，外邊伺候轎馬，一面自己進東宮來看劉燕玉梳妝。但見那劉郡主：

碧紗窗下坐夫人，傅粉完時點絳唇。小口塗來紅冶冶，杏腮勻過白盈盈。高分手上鸞綉綉，斜束腰間繡汗巾。淨面完時開五髻，牙梳一掠散烏雲。潘良媳婦旁邊候，相幫著，抵鬢梳頭與插環。看見人來回玉頸，問了聲，今朝宜著甚衣衿？王爺就在妝前坐，含笑微微啟口雲：

啊，夫人，今日去求見老師，必須要衣冠齊整。

可把朝裙補服穿，不須霞■與珠冠。先參師母先行禮，拜後師尊再謝愆。初次登門須起敬，休忘了，隨身要帶一條氈。夫人應諾稱知曉，梳洗更衣頃刻完。見謁舅姑餐早膳，王爺又，叮嚀囑咐萬千言。於時轎馬多齊備，郡主登堂拜膝前。

話說節孝夫人拜辭了舅姑，隨著江三嫂與二名侍女，身登八抬大轎，前呼後擁飛向鄺丞相這邊而來。

夫人坐轎未出門，頂馬如飛先就行。後擁前呼齊簇定，滔滔離了外廊營。魚軒一到梁衙內，先有那，頭報家丁去通聞。門上官兒飛入內，當當當，雲板三扣啟夫人。巧逢鄺相無公出，正與這，梁氏千金坐在庭。忽見外面傳稟進，家人單膝跪埃塵。

啟相爺夫人得知：有忠孝夫人到了。

少年元宰笑微微，回叫夫人換件衣。今日忽臨劉郡主，這又是，東平王子弄玄機。不能回絕邀她進，也教她，行個門生媳婦儀。我到院廳迴避了，你還當，朝裙補服降階趨。風流相國言完出，梁氏夫人立起身。

話說梁氏夫人見相國往園中去了，遂往內房更衣。

丫鬟僕婦好匆忙，展鏡開奩又啟箱。這一個，補服高呈朝上送；那一個，朝裙雙掛立於旁。這一個，拉拉翠帶金鈴動；那一個，扯扯宮衣彩袖揚。鵲亂鴉飛齊伺候，又聞傳報入華堂。

啟夫人得知：王府的節孝夫人已在儀門下轎了。

梁氏夫人款繡鞋，風飄環■下堂來。香隨玉步雲初繞，目映宮妝錦乍開。僕婦丫鬟齊簇擁，早不覺，轉彎抹角出廳台。只見那，綠紗寶轎啟儀門，門旁丫鬟婦女們，掀起簾兒鳴玉■，鬼然扶出一夫人。滿頭珠翠層層映，兩鬢烏雲薄薄分。上著大紅仙鶴補，下穿淺色繡龍裙。魚軒初下亭亭立，鸞袖旋抬緩緩行。看到十分多面善，鄺太太，芳心不覺一淒清。

咳！我倒與劉郡主有一面之交。

當初替嫁到劉家，萍水相逢見過她。信賴引於投水處，方在那，望明樓上喪黃沙。昔年是，淡妝雅服閨中女；今日是，鶴補朝裙名婦家。想到片時姑嫂分，好教我，又羞又忿又嗟呀，

咳！托賴千金的洪福，今日帶攜我做了她的師母。

夫人想罷款金蓮，環■叮嚀走上前。郡主下軒觀對面，香風送出玉天仙。鬢桃珠翠垂雙，髻挽花翹襯一圈。白鶴衝雲紅補服，金龍鼓浪繡裙襪。嬌滴滴，面如二月桃含雨；細彎彎，眉似三春柳帶煙。下階時，彩袖半抬扶小婢。對面時，繡鞋細步踏方磚。一臨相近慇懃接，舉了舉，雙袖鸞綉帶笑言。

啊，年嫂光臨，有失速迎了。

多嬌郡主見明明，知是投河盡節人。映雪果然梁小姐，奴今日，倒須行禮論卑尊。難下氣，欠甘心，只好低頭屈此身。燕玉時間忙進步，上前來，從容迎住鄺夫人。

呀，門生媳婦問候來遲，反勞師母降階出接。

鄺家太太面容歡，彩袖連抬遜入簾。節孝夫人稱不敢，還應師母請當先。門生媳婦初登府，禮貌荒疏望海涵。梁氏素華言好說，道了聲，妾身引道款金蓮。香冉冉，■珊珊，慢繞圍屏進裡邊。燕玉正衣隨在後，低低笑語共相謙。丫鬟僕婦齊跟定，轉過了，花院雕欄幾個彎。引至弄簫庭一座，早有那，二名女僕啟珠簾。鄺家人人慇懃請，手扯著，郡主春尖遜再三。

年嫂請，這是妾身的內房了。不敢，師母請。

於時讓入內堂中，郡主微抬鳳目瞧。畫棟雕樑真高貴，名圖絕對甚清高。一張張，行書六幅東邊貼；一片片，楷字方箋左右標。青玉案頭排古玩，朱紅樑上累斯巢。穿簾乳燕聲爭鬧，供幾香風香暗飄。鋪設精奇無俗氣，安排雅靜少塵囂。真個是，神仙宮殿風流地；真正是，宰相人家富貴僚。郡主雲聲行一禮，就呼乳母取氈條。提彩袖，展鸞綉，裊裊娉婷拜倒腰。

啊，師母請上，門生媳婦恭參。

郡主言完彩袖抬，裙拖玉■跪塵埃。鄺家太太花容笑，看見她，拜倒紅氈喜滿懷。

啊，年嫂夫人請起。

一邊回禮一邊言，郡主公然八拜完。立起身來重萬福，說了聲，門生媳婦請金安。鄺家太太慇懃遜，劉燕玉，交椅拉拉坐下邊。隨至眾人都叩見，江三嫂，一觀面善動疑端。心中知是蘇家女，叩了頭來甚不甘。相國夫人看未細，就伸玉手自相提。江媽退後香茶到，鄺太太，欠欠身子便敘言。

啊，皇甫年嫂呀！妾久仰節孝大名，今日方得一見尊顏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曾聞年嫂抱清真，萬里無辭又救親。昔日慕名今識面，真個是，一朝來臨慰三生。多嬌郡主抬身起，正正鸞綉接口雲。

啊，師母，門生媳婦拜謁來遲，望乞海涵恕罪。

只為門生疏忽間，一朝冒犯老師前。日前數叩難相見，特命奴來代謝愆。萬不是來千不是，祈則祈，老師大量且從寬。

啊，先在師母前請罪了，拜求代門生善言一二。

夫人之前冒犯深，叩求勸勸息雷霆。老師如在深衙內，奴還要，當面恭參請罪名。郡主說完重下跪，鄺太太，含笑一把挽夫人。

呀，豈敢！年嫂多禮了，丫鬟們去請老爺，說有王府的夫人要請老爺面見。

侍兒答應去忙忙，郡主端然立在堂。片時間，便見丫鬟回入內，笑嘻嘻，上前舉手稟其詳。

啊，夫人，老爺說問上王府夫人好，只因外面事忙，不得進內邊來了。

郡主聞聽侍女言，叫聲姐姐再相煩。今朝有事登潭府，必要恭求參一參。如若相爺無所暇，我在此，不妨等候到晚間。侍兒答應重新出，忙忙地，復又飛跑出了園。

話說鄺明堂頭一次回復了事忙不見，就坐在繼父母處閒談。見侍女又來相請，說王爺的夫人必要見面，如相爺不暇，不妨等到晚，務必要求見。鄺相聽說，不覺笑了一笑。心想道：這是自己不能謀面，叫燕玉出頭了。也罷，就待我去見一見，看怎生一個劉郡主。

明堂當下笑合腮，向丫鬟，吩咐傳言我就來。侍兒應聲飛步去，少年元宰把身抬。調調金貂離將坐，頓頓烏靴下了階。一到弄簾庭內去，早觀廊外繡簾開。裡邊郡主先聞報，斂袖忙忙立起來。只見那，兩旁侍女啟珠簾，閃入風流一宰官。金翅撲頭光閃閃，紫羅袍服蟒蟠蟠。靴聲踏地初臨砌，■韻飄風已入簾。風韻紅顏威出眾，神清骨秀品非凡。面如傅粉溶溶白，唇若塗■冶冶鮮。咳嗽一聲庭內走，看他那，巍然顏色十分嚴。多嬌郡主觀瞧罷，倒不覺，暗懼當朝極品官。

啊呀，這哪裡是個女子，你看他相貌威風氣象！

金貂紫蟒好精神，容貌堪稱第一人。雖與圖中似相像，哪有個，這般威武是釵裙？梁小姐，可疑過繼蘇家女；鄺丞相，不信多嬌孟麗君。想必多嬌逢搭救，招贅婿，老師為婿在梁門。

咳！可笑忠孝王還留著義烈夫人之位，她已是安心樂處嫁於老師了。

郡主時間暗忖量，倒有些，意中懼怕鄺明堂。登時粉面微微赤，頃刻芳心默默忙。一見人來忙斂袖，立到了，大紅氈上跪華堂。

啊！老師大人請上，門生媳婦恭參。

郡主言完拜在氈，風流相側邊還。微帶笑，半含歡，一壁回時一壁觀。只見多嬌劉燕玉，打扮得，珠圍翠繞甚鮮妍。烏雲掩映桃金鳳，玉耳玲瓏寶環。面傅粉來眉畫黛，身如弱柳步移蓮。上穿著，大紅補服雲霞亂。下係著，淺碧朝裙翠浪翻。雖則姿容非國色，也算得，如花似玉一嬋娟。明堂看罷劉家女，錦繡心中暗暗言。

啊呀，這女子倒也生得罷了。

雖非國色與天香，也可似，配得東平忠孝王。未必芝田真老實，放著她，現花不彩守空房。於時鄺相忙回禮，叫了聲，自己夫人快挽將。郡主拜完提彩袖，眼看著，少年元宰道端詳。老師呀，前者門生聽信人，一時失察錯疑心。當朝上了陳情本，感恩師，明討明言在午門。冒瀆金顏真報歉，自那日，歸家著實少安寧。知師未息雷霆怒，連次登門竟莫親。一點彷徨方寸亂，二來觸犯罪名深。芝田數請難求見，門生媳，特叩尊前代負荊。望夫子，海涵容恕千般錯。望夫子，貴手高開一點恩。種種不週知罪了，求老師，諒情鑒意憫門生。多嬌郡主言完跪，鄺明堂，聽罷其言暗贊稱。

啊呀，怪不得芝田叫她來做說客。這劉燕玉，竟是一個明巧的裙釵。

鄺相於時急叫扶，夫人含笑扯嬌娥。劉家郡主抬身起，小三公，端立華堂正色呼。

啊，節孝夫人，你是代芝田來請罪麼？咳，我卻也不知忠孝王這樣荒唐。

未辨虛真就上章，把這樣，胡言亂語奏君王。滿朝文武俱當面，竟指師尊是女郎。從古至今真未見，哪有個，門生晚輩恁荒唐！

咳！你就說我是個女人倒也罷了，怎麼還把老師竟當起真來了？

節孝夫人甚聰明，詳詳此理可該應？門生大膽調夫子，怎件事，難道王親便可行？郡主聞言多說是，望老師，高抬貴手且開恩。多嬌言著通紅面，鄺相微微笑兩聲。

啊，節孝夫人，我鄺明堂居官以來已收了許多門生。頭一次武場主考，就中了忠孝等一班。第二次秋間主試，又中了崔攀鳳等一班。第三次會試主文，又選取於雅夫等大眾英才。我雖年少為相，待這些年兒們是猶如同輩一般的，從來未自己居然是一位夫子。

如今倒悔自家寬，所以使，忠孝君侯當等閒。從今受行嚴法矣，免教那，門生個個效芝田。況吾所中年兄廣，計將來，文武連連百至千。爾若夫家既這樣，鄺明堂，因而不便重相見。

啊呀，了不得！又要節孝夫人親自到來，並且芝田認錯。也罷，我從今也沒有芥蒂了。

夫人歸去語芝田，你告他，切莫狂為倚少年。輕舉妄行千不可，做人者，謙和二字最宜先。若非是我為夫子，倒只怕，別位師尊未肯休。這件事情須一問，顧什麼，王親國戚勢滔天。

啊呀，節孝夫人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。難道自居重位，就可以調戲師尊了麼？前者，我所以不言者，傷不得武憲公同殿之情故也。

寄語東平忠孝王，自家切切勿疏狂。若然遇著無情者，倒只怕，重罪加身難抵擋。今日說明消釋了，只須得，下回做事細思量。明堂言訖容方霽，梁素華，掩袖朱唇笑欲藏。

話說鄺丞相正言厲色地向著劉郡主發作，那一位梁氏夫人不住掩口而笑。劉燕玉聽了這言語，紅了粉面，頭也怕抬起來。只是連連聲諾道：是老師的寬厚，待門生媳婦如命宣訓便了。鄺明堂方才放下笑臉來道：好極了。我聞得節孝夫人是有名的賢女呀，咳，真正可敬可敬！

貴家親戚不在京，想夫人，獨自於歸必冷清。從此到來常敘敘，也好與，這般師母共談心。明堂言訖容含笑，向旁邊，笑對夫人梁氏雲：

啊夫人，可命廚房備宴，留節孝夫人小飲回去。

少年元宰說完言，手按金貂往外邊。梁氏素華含了笑，就拉郡主坐堂間。呼侍女，喚丫鬟，可諭廚房擺酒筵。一婢應聲忙去了，多嬌時下始心安。消畏色，退羞顏，暗懼明堂舉止嚴。看見出庭容色定，煩人各處敘寒暄。

話說劉郡主見鄺丞相安然出外，方向梁氏夫人道：師母命人致意，門生媳婦要到梁太師母康太師母處請安。鄺夫人即令侍女往稟。少停，一邊回來說：梁太太道謝，身體欠安，不便請見了。一邊回來說：康太太就差二位姨娘過來面謝。

郡主於時坐在堂，忽然間，那邊來了兩姨娘。這一個，碧羅衫子盈盈態；那一個，紅繡裙兒楚楚妝。這一個，鬢似刀裁雞蛋臉；那一個，眉如月印粉臉圓。這一個，袖中玉筍微微舒；那一個，裙下金蓮半露幫。這一個，舉止端莊王德姐；那一個，身材窈窕柳柔娘。二人走入華堂內，鄺太太，含笑抬身指短長。

啊二位姨娘，這就是王府的節孝夫人。

二位姨娘應一聲，齊齊萬福跪埃塵。碧羅袖舉連雙叩，紅繡裙拖禮並行。郡主即忙相答應，二姨立起叫夫人。

啊，皇甫夫人，家主母命妾身致謝。

一來不及著衣裳，二則寒家豈敢當。三來未知官家體，恐防在，貴人座下欠安詳。特差妾等來相謝，愚姊妹，禮貌荒疏乞恕涵。郡主連稱何客氣，太師母，堂前問候正應當。言完不便重求見，遜坐王姬與柳娘。二位嬌娥辭欲退，梁夫人，笑伸玉手扯紅妝。

呀，二位姨娘那裡的貴忙，坐坐去使不得麼？

我已呼人備酒筵，款留貴客共談談。二姨在此相陪坐，也代我，遞個杯來遞個盤。德姐道，主母面前還未告；柔娘說，太爺座下未曾言。素華笑語何妨礙，一轉星眸叫女鬟。

啊丫鬟們，去向園廳老太太稟聲，說我留下二位姨娘陪客了。

侍女匆匆去似飛，素華含笑扯兩姨。於時同在堂中坐，劉郡主，暗贊康家王柳姬。這一個，雞蛋臉兒身窈窕；那一個，粉團面兒體風流。王家此位雖然後，柳姓之人更好些。郡主芳心相暗付，姨娘俏眼也偷觀。評上下，論高低，彼此私誇兩意齊。

啊唷，這位王府的夫人，也生得這般美麗！

龍裙雀袖俏身材，看她那，楊柳為眉花作腮。自宅夫人生得美，這一位，王親女眷可同排。兩姨暗想齊偷看，已見堂前果點來。侍婢紛紛忙擺椅，二人款款也調台。於時安坐傳茶事，梁素華，進點之中敘起來。

話說鄺夫人先擺點心款待，遜劉夫人坐了客位，自己主坐，二個姨娘亦在下面相陪。進點間，故意笑著問道：啊，年嫂，聞得去歲完姻，到今幾月了？不知年嫂恭喜了不曾？

郡主聞聽這句話，玉容帶赤帶羞。低粉頸，掩芳顏，吞吐含糊半晌難。梁氏夫人重又問，多嬌只得訴情端。

啊，師母，門生是不在房的。

因他原配孟千金，守義三年不改更。日在正房靈鳳歌，相伴著，真容一幅未離身。門生媳婦因爹母，也有個，三載長齋許願心。彼守義來奴吃素，兩邊分處各宮庭。素華見說深知實，故意地，皺皺眉頭歎一聲。

咳，這是什麼要緊？我聞得忠孝王的先聘王妃，已經出門三四年，是無影無蹤的事情。還去指望她作甚？

去冬年嫂畢良姻，已是悠悠數月天。忠孝君侯何出此，難道竟，一宵從未進房門？

咳！忠孝王也心中不足，娶了年嫂這般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，還要守著元聘。梁氏夫人假意嗟歎了一聲。

多嬌郡主泛桃花，開絳口，啟銀牙，也作歡容問素華。

啊，請問師母，門生媳婦聞得老師說，師母已恭喜了，不知應在哪一個月份降生？

待等臨盆產世兒，奴好來，登堂拜賀相銜中。鄺太太聞其語，也羞得，雪染胭脂粉面紅。

話說鄺太太一聞此語，也羞得粉面通紅，答應不來。那王柳二位姨娘一齊笑道：呀，我們一家的還未曾曉得，王府夫人倒先知道了。咳，我們老太太終日裡左盼右望的，只指望生一個小孫孫抱弄抱弄。

哪曉房幃已育麟，老爺瞞著自家門。夫人該在何時養？奴等好，回轉園廳報喜音。衲布毛衫須置辦，抱裙襖襪要調停。若非王府夫人說，難道竟，直到臨盆方辦成？到底你胎多少日，望夫人，今朝明示妾們聞。柔娘德姐齊催促，逼得個，梁氏千金沒處分。吐吐吞吞言未有，聲聲諾諾道何曾。含糊答應難明白，暗叫千金孟麗君。

啊呀小姐呀，你也忒會哄人！

奴家女子你裙釵，兩個紅顏怎合偕。說是夫妻還罷了，向人竟道我懷胎。做奴不著教男子，似這等，狡獪言詞隨口來。

咳，小姐，你只知一時高興，說出這句話來。康家老父母若要孫兒，叫奴家生些什麼來？

梁氏夫人笑又愁，玉顏紅赤不抬頭。多嬌郡主難重問，只是是，師母言時尚怕羞。德姐含春看柳氏，那柔娘，且看且談道情由。

啊妹子，你看夫人的身子倒看不出呢。老爺既說恭喜，自必千真萬真了。少停，和你報好信兒去。

德姐應聲笑語連，二姨時下甚欣然。素華又命擺菜點，賜郡主，隨來江媽與丫鬟。笑笑談談天尚早，走了走，紅桃綠柳大花園。穿曲徑，繞雕欄，踏翠尋芳玩過番。遊賞一回春日暮，遂回亭內坐華筵。開綺席，設華宴，桌椅排齊列果盤。謙遜罷時將入坐，素華便叫換衣衫。自家亦進香房內，脫下了，補服朝裙態更妍。郡主也更輕便服，告坐畢，畫堂深處飲杯盤。柔娘德姐俱陪宴，二佳人，曲盡歡情動酒筵。內外家人俱有賞，一齊領飯不須談。花梢月上移殘席，劉郡主，補服重披拜別還。

話說酒闌席殘，劉郡主拜辭了師母，又差人要請老師進來面謝賜酒。鄺丞相回覆了個書齋有事，並言怠慢節孝夫人。劉燕玉見不進來也就罷了，免得又發作幾句。當下謝了師母，帶江媽等上轎回府。

郡主相辭起了身，素華送出錦圍屏。那一邊，打燈照道歸王府；這一邊，絳燭搖堂轉相廳。梁氏夫人臨內室，獨自個，坐飲香茗略少停。早觀鄺相掀簾進，問了聲，今日筵前敘甚情？我竟忘懷劉郡主，她與你，曾逢一面在其門。如今既見無須說，料彼回家未必雲。梁氏素華迎著坐，她就吧，繡鞋跌跌叫千金。

話說梁氏夫人見鄺丞相進來，就悄悄埋怨那許言有孕一事。鄺相失笑道：這有什麼妨礙！我原說是件喜事，如今只要含糊著便了。當下正講話間，只見一個侍女來稟道：園廳老太太請老爺講句話。

明堂就曉為懷胎，不覺微微笑起來。便叫丫鬟前秉燭，明堂隨後下庭階。繞彎竟往園廳內，老封君，夫婦相迎喜滿懷。

呀，明堂！你怎生有了喜信兒，瞞著我老人家兩個？

媳婦年輕怕說將，如何你也不聲張？臨盆好事該何月？快快今朝道細詳。康老夫妻齊追問，又閃過，風流王柳二姨娘。

呀，老爺！怎麼夫人恭喜了相瞞著家內？王府的節孝夫人倒得知了。

妾們幸在弄簾庭，探得佳音報主聞。請問老爺何見外？因甚的，家中倒不說懷娠？少年元宰聽埋怨，故意地，欠欠身兒笑一聲。

啊，繼父母，這是孩兒的一句戲言，並非媳婦果然有孕。

王府之中花燭期，務必要，相迎師母一同觀。我思從未登門過，生生啊，赴甚華筵可不煩。隨口就言身有孕，說了個，懷胎倦動不須伊。他們只當真情了，今日裡，節孝夫人當面提。

啊，繼父母，可笑那媳婦也在房內埋怨孩兒。

跌腳連聲說怎生，姨娘已去報園廳。如今弄假成真了，怕只怕，堂上翁姑要索孫。我道有何妨礙處，就將此話告知聞。正言之際丫鬟請，繼父母，果喚孩兒問這情。

咳，甚麼要緊！這都是兩個姨娘誤報事情。

明堂言說笑微微，俊眼流波盼二姨。兩個佳人齊對看，老封君，夫妻歡喜頓成虛。齊口哂時齊口歎，我說如何竟不提。此語原來隨口出，倒教你，今朝哄殺老夫妻。少年元宰容含笑，遂在堂中坐定身。孫氏太君真掃興，看了看，風流相國叫聲奇。

咳，真真奇事！我看你小夫妻做親了二三年，怎麼還不見有些響動？

十九身為一品官，娶妻又是美嬋娟。功名富貴椿椿早，為什麼，子媳偏遲不產男？康老太君言到此，明堂故意皺眉端。

咳！天地間也沒有十全的人，往往有功名而無子息，有子息而無功名，這多不是一例論的。

我須早掛紫羅，未必般般好處全。一代官兒今頗廣，看起來，子孫之脈倒艱難。

咳，況且媳婦性情好潔，愛的是佩帶之香。

室內薰爐不絕香，隨身又佩紫羅囊。從來蘭麝妨胎孕，她的是，情性生成難改將。好潔耽幽應少子，且過了，三年之後再商量。若然媳婦無生長，也只好，侍妾諸姬納兩行。鄺相說完長歎氣，立起來，低頭背手踱華堂。康公夫婦聞其語，多替他，擔著心來掛著腸。頃刻片言搪塞過，算得個，滑稽多智鄺明堂。